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

宋元通鑑摘論

藝祖欲西都長安

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
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冀
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
專藉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輕自有不得不
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
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寔四
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修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

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斧聲燭影

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爲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蔑不成喪涪陵武功並不得其死例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弑書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

陳靖募民墾田

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爲無見若今之
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余嘗
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
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藪爾米脂逼於沙
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柰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
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李沆對藝祖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
何用密啓

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

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
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人君之大
防矣

楊億

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
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
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慄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

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入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呂夷簡以誓書授富弼使契丹書詞與口傳異弼見上語之仁宗以問晏殊殊曰夷簡決

不爲此

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乎

呂夷簡

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蘇轍書詆王安石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
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
易氣酌其可否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
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爲哉當時明道程先生
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
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惻切而有餘悲矣

張仲宣坐賊蘇頌言于神宗謂刑不上大夫
請免黥配

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於賊吏
不齒衣冠往往籍產棄市大赦不原故雖中人以下

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此杖黥流配已爲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簞簋不飾其爲衣冠之辱大矣

包拯叅知政事

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者固天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叅政而人且謂天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王安石

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没人善而痛惜

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以文章節行爲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爲道德而不以道德爲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蔡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通鑑

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向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章惇請沿邊諸路築城拓境土五十餘所

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氣命脉已爲朘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竟何益哉徽宗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所至倨坐監司不

敢抗禮有言于上者梁師成曰王不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時至春秋
周室已微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
仲尼傷之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
先王人而次諸侯此其大義蓋有在也若其盛時周
公治內召公治外均爲寮案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
視爵以爲等差曷嘗以內外爲輕重哉漢唐以來雖
一統之時已漸不知此義及梁師成之言一出益重
內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

孫翊折可求援太原

按金人犯太原孫翊折可求皆領兵赴援可謂勤矣但其於兵法未之深究也當粘沒喝自雲中悉衆攻太原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不數舍可求在府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更無阻隘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沒喝妻子玉帛盡在雲中彼必倉皇歸救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臆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沒喝失意則幹離不亦喪氣矣識者以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策也

張浚命張宗元監岳飛軍

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
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爲措置
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
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
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
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
臣也

韓世忠力論和議之非請詣闕面奏高宗不
許時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余讀宋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愴然矣

朱文公論呂東萊文鑑因言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枉費一生精力

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數

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喻偁喻南強直陳亮之寃

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自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偁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偁與南強之謂乎

安丙殺楊巨源

人曰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余觀
安心心跡之間盖有不容揜者矣盖丙嘗客於吳曦
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早爲
之所及曦反形旣熾顧又聽其辟召旣不能如楊震
仲之死又不能如陳咸史次秦之自戕李道傳鄧性
甫之棄去乃甘受其丞相長史之僞職托名陽與而
陰圖其實左觀而右望及曦膏梁之習不除軍士之
心盡失而楊巨源李好義輩又且決意討賊丙於是
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上捷書則
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國之逆黨

卒之喜遣昌國以鳩好義而丙令喜以誣巨源遂遣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迹分明爲賊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銳則伏壯士殺之而併及其子揆其惡王大才則嚮以祭楊九鼎陰刻跋扈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功名日盛飾詐文奸聾聾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果將誰欺也哉昔荀彧不悟曹操之姦以其爲漢討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彧始悟而自殺司馬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

曦逆而所爲若是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有斷斯獄者矣

楊輔論安丙

楊輔謂安丙殺楊巨源必召變僅踰月而大旱飛蝗蔽天食豆粟皆盡嗚呼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不信然哉

樓鑰贊寧宗以韓侂胄之首送金

韓侂胄罪惡貫盈誠不容誅矣晚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竄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

何以爲國故李璧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
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柰何
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
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
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
亡矣

余玠仰藥

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卽入自其
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
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

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留夢炎

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理民彝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豢養曾狗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元順帝習天文

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
山東必失良將旣而察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
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旣失而運祚將
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一

高士傳摘論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余觀唐虞之世去太古雖遠而淳龐沕穆之氣尚未
漓散人生其時唯知盡分不見可欲被衣王倪齧缺
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以下諸人不受天下之讓而逃
隱豈其薄天子而不爲哉寔以天子爲天生民其責
至重非可逸樂之地也遂適己自便而若將累焉耳

及觀三代之時禹傳子湯武放伐順天立命豈不聖
人哉然而衰慚之論所由起矣時則有若卞隨務光
伯夷叔齊者斯其人品之高固不在唐虞諸人之下
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以致或者有烈士殉名之
說嗚呼其殆比人無擇之流與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關令尹

子臧

季札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披裘公

江上丈人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蓀丈人

陸通

漢陰丈人

顏回

曾參

原憲

閔損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陳仲子

許行

黔婁先生

江濱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周之季世去古既遠風氣已漓其時乃有商容老氏之徒邁古希天棲心玄漠擬之被衣倪缺固渾乎其無以異也子臧季札雖托身公子敝屣侯封甘心徒步其視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非若人之儔邪荷蕢沮溺石門荷蓀接輿諸人隱居

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而不可得矣顏曾原
閔皆吾孔門高第弟子似不當以一節論然安貧特
異與結駟乘肥者大不相侔列於茲編不妨別著壺
丘老商列莊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諸人皆離羣絕
俗其與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然較諸乞
墻登壠之夫不亦霄壤也哉

黃石公

四結

兩生

田何

摯峻

成公

安丘望之

郇越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楊寶

韓順

鄭樸

李弘

彭城老父

摯伯陵在武帝時已逆知仕路之危矧成公以下諸人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不然將如龔君賓之守死徒貽彭城老父之一哭耳亦何益哉

牛牢

子陵文叔同學故人布衣萬乘各任所之旣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咄咄子陵恐亦不免爲天子所動矣牛牢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

向長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徐穉

魏桓

周燮

黃憲

姜肱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申屠蟠

郭太

袁閔

光武中興賓禮遺逸風流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
向長以下諸人高蹈丘園枕棲山谷雖不際會風雲
而皎皎霞外蓋增光日月矣至有激揚名聲互相題
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見

幾郭表僅免是以猶有取焉

睦夸

李謐

管寧

張璠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子

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懼其害者不少矣睦夸李謐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寧遠涉遼海張璠易簣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累寒貧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真鴻飛鳳翔冥冥於霄漢之外矣彼弋獵者又何慕焉

孫登

董京

夏統

范喬

董養

魯褒

郭文

翟莊

劉麟之

宋纖

謝敷

戴逵

陶潛

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衰推原其責當必有任之者然余觀孫登識人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侯土風之答范喬劉楊之論魚褒錢神之嘲郭文情憶之旨翟莊漁獵之辨及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蓋關係世風者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

宗炳

宋或之

孔淳之

周續之

翟法賜

褚伯玉

阮孝緒

臧榮緒

庾易

宗測

沈麟士

馬樞

易謂天地閉賢人隱齊梁何時固宜放情江海遁迹
丘樊矣然其介特之性蓋亦其所稟之不凡也不然
貴爵位者且將以巢由爲桎梏雖甚亂世亦溺於勢
利奔走而不返矣南史李延壽氏乃謂碧澗清潭翻
成麗矚挂冕東都何難之有嗚呼豈其然哉彼陶弘
景者擅名高隱而猶不免援引梁武問賚數及時人
謂爲山中宰相然則與世相忘者其可以易視邪

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楊隋之世雖氣運短促而總一寰宇文學技藝之士

列名史傳者蓋亦濟濟衆矣然多罹咎悔鮮克有終
孰若士謙文詡輩志懷纓冕畢志丘園欣欣獨善也
哉

元德秀 朱桃推 李元愷 衛大經

張彖 秦系 崔覲 陸龜蒙

余嘗觀唐書列傳謂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
屈者纔數人耳以余觀之其未免疵類者尚多也余
故擇而書焉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爲表而出之
其諸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高少爲仕途捷
徑者可愧孰甚焉

鄭遨

五代之亂極矣歐陽永叔爲之作史謂其時搢紳之士無復廉耻而自古天下未嘗無人求之傳記僅得四五人焉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之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豈君子道消有固然與抑亦天地閉賢人隱世固有不得而知者也

李瀆

魏野

邵雍

松江漁翁

杜生

篋叟

醬翁

蘇庠

劉永一

張舉

南安翁

順昌山人

蘇雲卿

郭雍

宋室啓運五星聚奎以彰一代文明之兆迨慶曆以
後君子滿朝儒者繼起蓋彬彬然盛矣馴至熙豐間
小人乘間善類播遷斯已不勝困斃而南渡以後學
禁旋作吾黨受累殆尤甚焉孰與李瀆魏野以下諸
人形潛林壑氣薄雲霄其視弓旌綸帛之招若將浼
之非惟富貴功名不可與同日語而所謂道德者亦
瞠乎其後矣是豈可以一偏之士少之哉若陳搏身
戀闕廷种放田連關洛林逋結廬湖山啓贊朝使各
貽士人之譏若此類者吾亦不能無惑焉

褚承亮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高仲振 宋可

完顏弼胡據我北土士之生際其時而居於其地者何其甚不幸也余考之簡冊得高蹈者蓋六人焉其間若褚承亮之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則尤其卓然者也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非其人邪世固有處中華而居平世者乃自甘於汚陋視此亦可以自省矣

杜本 張樞 孫轍 危復

元何時哉自古中國夷狄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宋之遺民寧死不仕者寔多蓋亦秉彝之性宜然杜

本諸人似若未足爲高也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而不能決於去就之間責備者未免有遺議焉則之四人者豈不超脫也哉

徐舫

傅淳

鮑恂

謝應芳

織屨者

龔翊

我祖開基文皇靖難當時之士或際風雲之會而功業顯赫或厲霜雪之操而節義昭彰濟濟王國蓋跨越前代多矣獨徐舫簞笠以示同儕傅淳退密以傳家學鮑恂辭官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隘織屨直絕師相之交龔翊不負城門之勦亦各從其志

也若陳遇者不受翰苑屢辭宗伯終身恬退此其人
豈易得哉唐之李泌殆不及矣特以布衣而出入朝
寧光耀里閭恐亦不免與山中宰相類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二

浙江通志摘論

地理一

按杭州山川之勝聞天下而西湖江潮其奇尤著好事者靡不喜談想慕願一至焉然或以資游玩而傾彼社稷或以資灌溉而長我禾黍亦各存乎其人耳余覽郡志聞壩堰竄硯斗門之類凡造作之由人力者靡不具載豈不欲後之守令循其遺踪故址以爲修理興復計哉但陵谷變遷海田互易矧茲造作時異勢殊未必皆可據也余嘗觀漢志魏文侯時西門

豹爲鄴令有令名至侯曾孫襄王時舉酒爲羣臣祝
曰願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
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
門豹不知用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
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皆歌之茲余志地理特舉
湖陂江海河流之大者書之俾長民者因地相度隨
時經理云

地理二

余嘗觀志地里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里
則議者又謂浙西宗杭而嚴嘉湖爲支郡浙東一宗

紹而寧台溫二郡爲支一宗金華而衢處二郡爲支
蓋習見趙錢都杭句踐都會稽隋唐置司金華枝葉
庇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
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
唇齒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台溫六郡瀕
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
潤諸處天塹浩淼寔浙之屏蔽衢嚴富閩歛數道之
衝山嶺險巖寔浙之咽喉古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
蓋寔相依倚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宜潤不守衢嚴不
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馳騫江臯

長驅明越方臘荷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
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灌蓋亦未之思耳
至若處州一路高亢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
且其地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鬪乃窮棲根本之地
亦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此兩浙形勢之大都也雖
然地利不如人和古有定論而吳起兵家者流亦謂
在德不在險然則語形勢者又當深探其本矣乃若
民性之剛柔緩急聲音不同雖係水土之風氣而好
惡取舍動靜無常唯上人之是效風草靡響與時推
移自余所聞見數十年來已屢更矣其可以定志哉

余故於浙之形勢風俗凡舊志所載者悉于雜志中見之

建置

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和義故爲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園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爲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爲加賦於畝畝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直爲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廉則市者

衆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寇抄之慮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幣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抄官以爲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爲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祠祀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余志浙祠祀有天下之通祀者有一方之專祀者皆準是焉爾矣諸凡非其鬼之祭雖俗稱情狀感通要之非諂則誣不可爲訓嗚呼之生而致生之之死而致死之斯民也其庶知所趨向哉

官師一

嘗觀昔人有言曰爵任之於人重矣懷祿以圖存者
士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
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則亡
身余志浙官司自周漢歷唐以至于宋大都不出于
此咸以次列之據事直書不爲區別涇渭並流清濁
乃見其諸善不足爲勸惡不足爲戒者則固在所畧
也嗚呼一時之榮貴固與其身皆往矣千百世之公
評則尚若有存焉者此哲人所以明慎于所受之分
遲遲于岐路之間也

官師二

按胡元入主中國自古所無之變也而其臣之有事于浙者無論中土之士只如巉巉以至于石抹宜孫凡二十餘輩皆蒙古人也唯張驢以括田劾罷達識貼睦邇以貪墨敗政自餘或以政事或以文章或以節義各有著稱此豈其培養致之要亦氣數然也昔人有言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或一道矣乃若趙璉趙琬堵簡瞻思余闕鄒世聞固中國產也食其祿死其事以自盡厥心蓋亦有足嘉者唯管如德父子世爲宋臣相率降元導之南侵先登陷陣此則犬彘之不若矣又何誅哉

官師三

按浙省自元丙午內附卽設官分職以治其歷宦于茲而名稱不朽者要之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凡以有其實也然統而觀之大都國初爲多而景順成弘以來雖有碩德重望行業瑰偉者相繼出于其間然以數計之則差讓矣或者謂國初久任責成故獲殫盡心力以展其所猷爲自後數易頻遷人無固志以致視公府如傳舍而容心于職業者無怪乎其鮮也此其爲說似矣然亦或有幸而傳不幸而不傳唯有其實則人心自不能昧卽晦于一時終顯于

百世又非幸與不幸所可論也余志前代官師善惡並書此則書善而不書惡者以未覩信史恐毀言失真蓋有俟也若潘鵬李士實者則旣已伏斧鑕與衆棄之矣其又何誅焉

人物一

右兩浙人物自漢唐以迄于宋凡若干人其間若漢嚴光唐褚遂良許遠陸贄宋杜衍宗澤呂祖謙楊簡諸如此類不能一二指數皆山川之靈秀人倫之表儀也自餘或以理學著或以功名顯卽瑕瑜或不相掩要皆卓犖瑰瑋均之令聞長世聞者興起夫以一

方而若此可盡謂才之難也若戴法興許敬宗湯思退舒亶史彌遠賈似道陳宜中諸人心行露于當時公論昭于信史而郡邑志顧猶曲爲文之不知此何以云

人物二

按元之世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而諸君子或隱忍以立身或慷慨以成事雖其出處不齊要皆不受變于俗而善處窮者也嗚呼其亦不幸矣哉

人物三

粵觀兩浙自古多才迨我明興抑又盛焉高皇
啓運羣哲佐命文皇靖難孤臣效忠厥後土木之
變力扶國是宸濠之叛並建忠勲大都是邦之士居
多也其諸道德文章禮樂政事叅贊彌綸後先相望
俟百年而後定者則又不可勝書矣於乎盛哉宋杜
祁公浙產也乃謂浙人褊淺易動柔懦少立當時何
以有是言哉要亦自勵其鄉也

列女

嘗觀宋景濂氏有言曰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使當
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爲貞節是婦人以貞節名

謂之不幸而尚欲徵旌典乎旌典朝廷事也以故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但世之才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寄輒懷二心者有之矣況區區女婦乃能守死自誓又可得而少之乎理不可少而窮簷蔭屋其勢不能一一上聞則載筆闡幽以勵世風蓋史氏事也故續書以俟采錄庶以裨旌典之所未周云

選舉一

子言之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湯有天下選於衆

舉伊尹選舉之名其昉于是乎自時厥後雖其爲制
代各不同無非欲得人以爲天下也迨今則一以科
目爲重矣或謂科目不足以得士文章不足以觀人
此其爲說固亦有見然求什一于千百則豪傑之士
往往由是以出要之以科目爲選舉固唐宋以來不
得已之制而以臯陶伊尹自待其身則固出于士人
之本心而非上之人之所能預也苟不于其人而于
其制則雖日選卓行歲舉孝廉而飾情以求售詭貌
以競進者將紛紛以欺衆抑又科目之不若矣余志
浙之選舉畧于前代而于 昭代者則備書焉蓋前

代之預選舉者其人之賢不肖大都於史乘載之而碌碌庸庸者則固於世無重輕也唯昭代之士後之作史乘而傳人物者將於是乎取材焉則是志亦不爲冗設也

選舉二

嘗觀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唯其人焉入可爲相出可爲將伊尹太公之流是也但伊呂不常見于天下而才有偏勝業有專攻文武之舉誠所當並設也夫旣並設則當並重宋胡沂曰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畧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

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推賈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沂之是言固作興武舉之要幾而中有豪傑則固當不待是而始奮也余志浙武舉而有感焉因附書之

藝文

按浙藝文作者衆矣然以理學爲尚而不屑以多文爲富則莫盛于宋之南渡以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

之徒則相沿于黃幹氏之傳來嘉倡于王開祖而周
行已許景衡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有得于伊洛程
氏之傳台州學者如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
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
州學者如楊表沈舒皆祖象山陸氏而余端臣黃震
則取法于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
翼之不同要皆發明仲尼之道而諸道統者推尊之
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故楊子雲曰好書而不要諸
仲尼書肆也余志藝文經史諸子百家悉備故表而
出之以爲覽觀者準焉

經武

右經武志成客有覽者曰昔張子厚作西銘人有基盤下碁之喻子是之志前一卷如碁盤後三卷如人下碁亦若有然者與余應之曰然哉此亦其麤跡也不有探本之論乎太公韜畧首及愛民孫武談兵令民同意故未有民心不得而武事能競者也欲得民心責在守令此又經武者所當留意焉

都會

傳有之過亡國之墟則思哀豈惟麥秀之歌黍離之詠然哉伊洛榛曠嶠函荒蕪臨淄牢落鄢郢丘墟此

左太冲之所爲賦也余至臨安追昔都會蓋亦不能無感焉勾踐諸侯錢鏐節度興廢存亡無足論已宋棄汴京黥然南渡忘國大讐湖山盤樂奸諛接踵而法家弼士相繼竄斥卒之立馬臯亭崖山舟覆雖云氣數而人事感應亦或有以致之也

祥異

按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畏天戒恤民隱也此則并書之者何蓋和氣致祥祥多者其國治國不治而書祥者亦足徵其僞固不必全泥於春秋也凡占驗事應則削而弗錄者以天道遠恐滋昧者之惑也

是故無所應亦無所不應安往而弗畏耶畏斯修矣
修則皇極可建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矣

形勢

人嘗謂於越非用武地今觀其形勢若此則古有用
之以霸者良亦有以也但有形之險彼此共之未可
恃也唯兵法謂視民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斯則無形
之險有得于人和之說可恃者在此而不專在彼矣

風俗

嗚呼風俗之美惡其繫於化導豈微也哉余觀兩浙
在昔夏禹至會稽時因其胼手胝足惡衣菲食則民

尚勤儉習勞苦及吳泰伯遜國于王季其後季札又
棄國而不取則民樂讓越勾踐蒙難以復仇其民遂
多感慨悲憤務隱忍以成事宋之南渡崇尚文學厥
多儒生比而觀之蓋不爽也至于近世儉之過或失
則鄙讓之過或失則譎忍之過或失則險文之過或
失則僞及其激且反焉則又或以爭利忘義以巧詆
戕物以辨言惑衆以健闘取敗夫孰非漸摩積習使
然哉或者顧謂山川之氣民習因之不知山川如故
而風俗代殊聖賢之流澤久即漸窮而相噓相沿之
弊乃或一成而不可變故驅而入于惡則易導而之

善則難夫君子德風小人唯草吾黨其慎焉爾夫

仙釋

右二氏之學吾儒之徒所不道也但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而一切世味淡薄無累向使其以堯舜孔孟爲之依歸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蓋自是天地間一種人物故雜志之以備生人之理非與其進而鼓其說也

術藝

余觀班孟堅嘗言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雖云小道然其探抽冥贖專擅工巧或亦可以裨補時事流

動情神故亦采輯其一二書之致遠恐泥君子不爲
固有成訓中有儒者聰明旁及則又不可以例論也

物產

按浙有魚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闔閭勾
踐以富疆霸劉渾錢鏐擅所有雄視中原彼其時何
殷阜哉我明興萬方惟正之供食貨財用不盡資
于浙迄今垂二百年而物乃寢覺微耗小民至愁苦
無聊豈直邇年爲倭夷殘毀致然哉余於前二十年
至浙是時間井無事號稱樂土而物產已遠謝于曩
昔要之官司誅求習俗奢侈而財匱民窮固亂之所

由萌也然則觀化達變者于物產之消息亦可得之矣

寺觀

按漢尚黃老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尚佛而寺觀之設其所由來者漸矣迨唐狄梁公奏毀淫祠而吾黨侈爲美談豈不崇正闢邪之意哉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我皇祖命禮部榜示天下周知有冊砧基有簿而容蓄之中無使僞蔓蓋廓物與之心固不必盡廬其居而後爲快也

野史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諂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畧筆力腐冗直可覆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程史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記鎬孟熙霏屑錄楊瑀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無名氏

夢梁錄陶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美中武林紀事此其顯然著者其他一二撰擬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